

丽江组诗

■ 高维忠

披纳西星月的姑娘

在丽江湿润的石板路上，
我希望逢着，
一个披着纳西星月的姑娘，
她有雪山一样的目光，
披肩里藏着茶马古道的香。

她静默地走过，
带着银镯轻响，
穿过水车与花墙，
在灯笼昏黄的光晕里，
投下修长而朦胧的影，
像我梦里描过千百次的模样。

这雨中的古城，
她会不会突然回望？
用玉龙雪山的洁白，
融化我所有流浪的迷茫。
啊，这长满青苔的小巷，
这彻夜不眠的月光，
我多愿化作她肩上的风，
吹拂她发梢的微凉。

她远了，远了，
像一首未写完的乐章，
但我知道——在某个转角，
在拉市海的波光旁，
她会解下彩虹似的披肩，
轻轻披在我思念的肩膀。

在丽江古老的四方街，
我希望再逢，
那个披着纳西星月的姑娘——
她有火光一样的眼神，
披肩里藏着昨夜的花香。

她坐在火塘旁，
银镯轻碰酒杯，
光影在她脸上流淌，
像雪山融水的微凉。
她抬头看我，
又低头沉默，
仿佛忘了月光。

我走近，走近，
却不敢惊动她的波浪。
她起身，离去，
留下火塘微弱的亮。
啊，这漫长的夜晚，
这不会熄灭的月光，
我多愿化作她耳畔的风，
吹响她银镯的悠扬。

她远了，远了，
隐入灯笼的昏黄，
但我知道——在某个窗旁，
在纳西古乐的弦上，
她会再次拨动，
我未曾说出的向往。

在丽江湿润的石板路上，
我终于逢着，
那个披着纳西星月的姑娘——
她不再有雪山般的目光，
而是春风一样的安详。

她笑着解下披肩，
轻轻披在我肩上，
说：“这彩虹早该属于你的流浪。”
我们并肩走过水车，
走过灯笼与花墙，

晨雾散去，雪山明亮。
她银镯声响在我耳旁，
像茶马古道的铃铛。

我不再怕她远去，
因为她已成为我的方向。
啊，这古城的晨曦，
这生生世世的回望，
我忽然想起最初的那一刻——
在丽江湿润的石板路上，
我希望逢着一个披纳西星月的姑娘……

走婚桥的夜

篝火熄灭之后，
余温还在石板路上游走。
我们并肩走过走婚桥，
草海的芦苇把月色剪碎，
洒在你的左肩，我的右肩。

你忽然停下，
说听见湖水在模仿心跳。
我假装看远处里格半岛的灯火，
却用余光数你睫毛上的星光。

摩梭人的歌谣已经睡了，
只有风还在翻译水的语言。
如果明天你要回到山那边，
请把今夜的云带走——
它们太沉，我一个人的船
载不动。

我们不再说话，
任桥身在水面画出两道影子——
一道靠近，一道更靠近。

直到晨雾从女神山脚漫起，
我才发现，原来整夜
我们走不出这座桥，
星星替我们说完了所有沉默。

泸沽湖

我曾见过你的眼睛，
像猪槽船划破晨雾时，
水纹里第一缕清晖。

女神山把云朵压低，
让走婚桥的弧度，
恰好接住两颗心——
一颗刚学会融化，
另一颗还保留着
石头的形状。

水性的花在五月醒来，
白瓣儿穿过波光，
递来你迟到的承诺。
我弯腰时听见整个湖的静默，
此刻所有秘密，
都沉进六米深的澄澈。

若誓言有重量，
就让它像这湖水，
不涨，不落。
若遗忘有路径，
就让篝火晚会后的长夜，
把歌谣揉成同一枚月亮。

当风从格姆山转身，
我们靠在客栈的木廊，
把余生折成猪槽船——
慢慢地，轻轻地，
飘向对方。

水边有只白鹭

■ 锋语者

与友人闲游，漫无目的，随心而行。车子拐向平山镇水坑村，由头是那儿有一片草原。事实上我们心中都清楚，龙舟水过后，水库水位上涨，恐已把春夏之交那片漫天的绿草淹没了。

车子缓缓穿过村道两旁的茂林修竹，视野骤然开阔，库区里盈盈绿水，顺着层叠远山伸向天际。四五户人家，枕在岸边，门前开阔，背靠青山，面朝碧波。一户人家院门敞开，女主人听见我们停车的声响，迎出来，热情招呼我们进屋喝水，惋惜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若是赶上时节，这里芳草遍野，鸥鹭翔集，群山环峙，游人纷至沓来，共赴这一年一度的盛景，热闹非常。

闲谈间得知，女主人的孩子们已在城里安家。我问她为何不随子女进城安享清闲，她却笑言不舍屋前的那片果树林。抬眼望去，屋前数十棵龙眼树和荔枝树，果实已然摘尽，枝头吐出新芽。

我们从车里搬下两把椅子，一张桌，一套便携茶具，一柄伞，在水库边沿收割后的稻田里设炉煮茶。侧畔曾经的芳草萋萋，和游人的喧闹，已悄然没入千顷碧涛。离岸近处，水清见底，水草悠然摇曳。近水的一棵龙眼树，用一根绳子牵着一条窄长竹排，竹排上卧一条竹篙，横一根木桨。旁边一只白鹭，低头徘徊，对我们这不合时宜的访客，视而不见。

我是重游，便权且充当友人的向导。

每到年末岁初，高州长坡水库水坑村一带水位回落，将藏在水库底下的秘密敞亮出来，芳草不动声色漫过滩涂，形成碧野，惊艳了慕名而来的八

方游客。最先来赴约的，却总是那群白鹭。孩童嬉闹，游人流连，与草原浑然一体，自成一幅动人画卷。野草们只管悄无声息地绿，修补被脚步踏过的痕迹；鹭鸟们只管在山前翩翩起舞，将倩影投进澄澈碧波，于天际晕开一抹灵动的白，渲染出一幅“汀洲芳草绿，白鹭自悠悠”的天然景致。

我从来没有离一只白鹭这样近。它在我眼前时而来回踱步，时而敛足单立，不即不离，却从不朝我们这边望一眼。我们于它眼中，不过是一年一度到访的过客，同此间草木一般，匆匆来去。唯有这白鹭，才是这片湖山真正的主人。

闲坐之间，我瞥见脚边躺着一颗橡胶籽，状如鸟卵，外壳覆着浅褐色斑纹。抬头望，漫山皆是橡胶树。我兴致勃勃起身前往寻找橡胶籽，刻意寻觅，却所获寥寥。时来细雨，乃转身折返，途中竟接连查获数颗。有心求索，遍寻不见；无意回首，不期而遇。许多收获，往往藏在那不经意的转身之间。

那只在竹排旁边伫立的白鹭，忽然长颈一伸一缩，喙尖啄破水面，双足频繁轻点碧波，在水面漾开一圈圈细碎涟漪。它倏然一个轻盈转身，振动白羽，忽起忽落，如同独恋一方山水，自在起舞的精灵。它不曾飞走，转瞬立上了竹排前头，弓背缩脖，像极了——一个身披白蓑衣的渔翁。

天色向晚，微雨夹斜阳，将那只白鹭的羽毛染成暖黄，将它的身影拉长，斜斜投进水面，随微波轻轻晃荡。我替友人感慨，终究无缘那片草原的真面目。友人抬手指向水边的白鹭说，有什么遗憾呢，白鹭在，草原一定还在。因为这水库底下，藏着草木的根。

山水相依
莹禾摄



今夕七夕(外一首)

■ 张玉嬿

今夕，满天的星星
把一颗颗破碎的泪珠捡起
在夜色漫上来时
连缀成一个温柔如水的梦

浮云走过
脚步放得很轻很轻
深蓝的天幕上
撒下了一朵朵洁白的花

无须召唤
所有的喜鹊都飞向了九天
一座心桥架在了银河上
相思终于有了归途

清凉的月光
可以洗去眼角的风霜
可人世间的万家灯火
才是治愈伤痛的最佳良药

尾生的自白

乌云吞掉了最后一丝光
我还守在这通往未来的桥上

姑娘啊，我没有想过
你是否向我奔赴而来
我只知道，我会一直守候
也许，我守的不是承诺
而是东方破晓的黎明

暴雨淹没了最后一片绿
我紧紧抱住冰冷的桥柱
洪水啊，我何曾留意
你一路咆哮，席卷而来
我只知道，我绝不能松手
或许，我抱的不是桥柱
而是一块不会转移的磐石

历史定格在一帧发黄的书页
我笨拙地蜷曲在滚滚洪流里
史册啊，我从不介意
那些耻笑或怜悯的目光
我只知道，我会一直等
其实，我等的不是伊人
而是一只可以风雨相牵的手

